



往事

老校长高锬

□ 梁文道

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。你看那些学生,毕业典礼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,不说还以为幼稚园结业呢。至于老师,不是不好,只不过研究多以论文为主,书店很难见得着,不像大陆学者,著作等身的人多的是,一大堆摆在书店,威风得不得了。

直到近年在大陆跑多了,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,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,我才知道,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。

你看,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锬,拿了诺贝尔奖,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?坦白讲,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,相反地,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糟老头罢了。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,赶在高锬退休之前,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,总结他的政绩,标题里有一句“校长任内一事无成”,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。不只如此,他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,出任港事顾问,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。很多同学认

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,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,学生会发难了,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:“高锬可耻!”而高锬的表情,明显不好。

后来,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,因为那是洗脑工程,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,很要不得。就在高锬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,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,塞给他一根套上了避孕套的麦克风,意思自然是要他闭嘴。现场一片哗然,高锬却独自低首,饶有兴趣地检视那个玩偶。

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。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:“校长!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?”高锬马上停下来,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:“惩罚?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?”毕业之后,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,原来高锬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,感谢他们的工作。不只如此,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,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,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,私下捐给

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,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。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,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。

我和高锬可就从来这么亲近过了。八年里头,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。那天和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,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,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。他一回头,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:“校长,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!”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,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,慢吞吞地说:“这就不太好了。”我们立即笑作一团,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。

2003年,高锬得了轻度老人痴呆症,记性有点衰退了。这也不是不好的,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,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。但我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,我们的老校长,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,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,记住我们毕业之后,偶尔在街上碰见他,笑着向他鞠躬请安“校长好”时的由衷敬意。

永远年轻的心

□ 姚瑶



纯属谣言

忘记是哪部电影,教授让学生想象一下,自己35岁会是什么样子,一个女孩忽然站起来说:“我不会活到那个时候,不想看到自己变得太老,那太可怕了。”

不禁笑出声。同样的话,高中时候似乎也听好友提起过。那时青春年华,“老”是个很可怕的字眼,以至于我们会想到用死亡来逃避,说到底还是仗着年轻的资本,什么也不怕,什么也不在乎。

可年轻到底是什么?没有皱纹的脸?没有灰白头发的脑袋?还是拥抱时耳边强有力的心跳声?好像都欠缺点什么。

关于年轻的诠释,我最爱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里说:今天我21岁,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,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吃,想爱,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。

突然想起我外婆。她总说:“我不年轻了,可我也不想死。”她特别像个老小孩,爱跟外公斗嘴;大家打牌的时候,她看不懂,却老喜欢坐在旁边跟着起哄;虽然牙齿全没了,但还是爱吃,在饭店不管有什么新鲜菜式,她都喜欢吃,不过自从芥末花螺把她折腾得够呛后,每道菜她都让外公先试了她再吃……

几年前病了一场后外婆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,每次她都感叹:哎呀,这是快要死了啊,好东西都吃不下了。话虽然是这么说,但看到好吃的,还是忍不住要试个味。过年的那几天,阿姨回家,买了好几个大榴莲,外婆看着一屋子流着哈喇子吃得连手指都要吮掉的人,颇不理解地问:“这臭东西有那么好吃吗?”我们连连点头,表示好吃哭了。外婆看了几眼不再说话,晚上睡觉还是有些睡不着,于是摸摸摸索起来把泡在水杯里的假牙戴上,拉着外公去翻冰箱了。

想吃,想爱。每个人都一样,不论男女,无关年龄。“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,其实不是,人是一瞬间变老的”。我同意村上春树的这个言论,因为我深信,能够永远年轻的只有心。

足迹

哈佛的警告

□ 裴重生

在美国哈佛大学,每当开学,学校都会给每一个新生发一本《哈佛学习生活指南》。与我国大学的保姆式指南手册不同,哈佛大学的这本《哈佛学习生活指南》面孔十分严厉,在它开头一页最显著的地方,用加粗的字体套色印着这样两段话:

独立思考是美国学界的最高价值。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严肃的态度,反对把他人的著作或观点化为己有,即所谓剽窃。对于任何一个有此劣行的学生,学校都必定给以严厉的惩罚,甚至取消学籍。

当你在准备任何类型的学术论文,包括口头发言稿、平时作业、考试论文等等时,你必须事先明确地告知:你的文章中有哪些观点来源于别人的著作,或任何形式的文字材料。

在美国哈佛大学,全体师生在教学、研究和学习中的大忌是抄袭、剽窃与改头换面的移植。在哈佛大学,严厉的惩罚不针对迟到、旷课、夜不归宿、打架斗殴、损坏公物,而是针对教学、研究、学习上的抄袭剽窃。

分析

美好为何不再让人感动

□ 阎丘露薇

《新闻联播》正在播放先进人物事迹,讲的是一位虽然身患重病,依然坚守岗位的人。只是,那些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崇敬之心的话语,却没有办法让我相信他们真的在乎这个逝去的生命。尽管在生活中,他们之间也许有着深厚的感情,他们是好朋友、好战友、好同事,但是到了屏幕上,这种感情,被空洞缺乏情感的语言,冲得一干二净。我看不下去,转了台。

又是在电视屏幕上,伴着煽情的音乐,讲述的是几个志愿者的故事,他们开着自己的车,利用旅行的机会,为贫苦地区的孩子送去他们所缺乏的物资。朋友在我面前晃过,瞥了一眼屏幕,“做广告吗?”一脸的不以为然。

其实不管是那位先进人物,还是那些志愿者,他们所做事情,体现出的是人性光明的一面,是最容易触动人心的,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已经打动不了我们。

是不是因为“感动”这个词,被用得太多太滥了?人性的光芒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人身上涌现,但是,当这些东西变成先进典型,走上演讲台的时候,那种感人的力量,却在这样的传

播方式里面慢慢消减。而当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出现,欲在强化大家印象的同时,逆反心理也在出现,于是,对这些本应该获得赞美的人和事物,产生了一种抗拒和抵触感。

除了外在因素的影响,也许我们还需要反省自己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,代表真善美的东西,即使没有外在的公开传播渠道,也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,在人群里传播着。那些诗人,还有名著的手抄本,陪伴着那代人成长。

虽然那个年代的中国比现在要封闭,但那个年代的思想,并没有变得单一和偏执。但是现在,对于那些美好事物的不屑、不信任,甚至是那些知识分子,为了获得关注,不得不写一些、写一些对立和所谓有争议的话语。这些,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仰价值的缺失?

看到社会的黑暗和不公,敢于挺身而出,表达不满;对于社会的进步,还有人性美好,也要心存感激,不要吝啬赞美。当然,这样的赞美和感激,必须是发自内心的。

其实,如果一个社会关心人性共通的东西,而不是满足于现实生活表面的喜怒哀乐,那么,人就被很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所感动。

闲话

沙僧的非常道

□ 崔岱远

在《西游记》里,沙和尚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比较模糊,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干成了几件事。这实在是看错了少言寡语的老沙。

沙和尚是什么人?当年那可是天界最高行政领导玉皇大帝身边的贴身侍从,什么场面没见过?就是因为不留神没端住个杯子,就被贬到凡尘吃苦受罪。这到底是为了什么?

老沙在流沙河整天反思,一天终于明白了:被贬下界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没端住的杯子,而是自己没有处理好同各路神仙的关系。曾经以为自己是领导身边的人,对那些想通过自己找玉皇大帝办点儿私事的神仙不予理睬,指不定得罪了哪位神仙,让人家嫉恨在心。这一深刻认识,在他以后的取经生涯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
自从加入唐僧的取经队伍,对于领导,老沙忠心耿耿。对于二位师兄,老沙始终保持着淡如水的君子之交。老沙深知唐僧与孙猴子有矛盾,但从不像猪八戒煽风点火。对于两位师兄的纠葛,老沙也从不介入。每当猪八戒吵吵散伙,孙猴子举棒要打的时候,老沙总说:“二哥,你和我一样笨嘴拙舌,不要惹大哥生气,我来替你挑担子。”这话让孙猴子、猪八戒都可以接受。

取经队伍里,老沙行事低调,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,尽管话语不多,老沙却总能言必中的。红孩儿挡道那一难,开始的时候,孙猴子以为这小孩儿会看在他和他父亲牛魔王的交情上,不敢把唐僧怎样。当时老沙就提醒:“三年不上门,当亲也不亲。”结果被老沙言中。后来当孙猴子为降服红孩儿一筹莫展的时候,还是老沙从旁提醒,以“相生相克拿他,有甚难处”,一下打开了孙猴子的思路。

老沙沉静而不求回报,不但做好了本职工作,而且能和孙猴子、猪八戒这样极有个性的同事和睦相处,甚至连唐僧这样固执己见的领导也被侍得没有半句微词。《西游记》里有句原话叫“沙和尚真是个灵山大将”,能把自己看得很轻,那是一种智慧。

态度

怀着爱心吃蔬菜

□ 汤园林

《神雕侠侣》里,似乎每个女子都会“一见杨过误终生”。完颜萍倒是例外。从她愿意让杨过亲眼皮来看,她是钟情于杨过的。只是这人明智,知道杨过痴恋的只是小龙女,自己便不抱幻想,干脆嫁了喜欢自己的武修文。武修文当然跟杨过不能比,但她的选择总比公孙绿萼为杨过而死,程英、陆无双一世孤单,郭襄手创峨眉要好得多。

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《绝代双骄》的铁萍姑。她喜欢的本来是小鱼儿,但因一个意外,被江玉郎诱骗失身。还好,她后来遇到了胡药师,两个人在患难中相识,便产生了感情。胡药师虽然比铁萍姑要大二十多岁,“但铁萍姑这朵已饱受摧残的鲜花,正需要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细心呵护。年纪大的男人娶了年轻的妻子,总是会爱极生畏的,更绝不会因为铁萍姑不幸的往事而看不起她。”所以,“小鱼儿也不禁暗暗替她欢喜。”

还有萧红。这位近代文学史上的奇女子结识萧军时,正怀着孕,穷困潦倒,被困旅店。会有哪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慕之心呢?萧军接纳了她,且

萧军那时也在落魄之中,并不比萧红好多少。而就是这样一份可怜惨淡的爱情,在萧红,也是弥足珍贵的。看萧红的文章,她在家等待“三郎”终于进门时,她和“三郎”共吃一块黑面包时,她和“三郎”用仅有的硬币买了两块糖分享时,她是快乐的。

我们总是容易把爱情想得至善至美,而现实中的爱情却往往是不尽如人意。我们渴望的爱情是满汉全席,但真正能到手的,可能只是窝头咸菜。

这时候可以阿Q一下:没有满汉全席,窝头咸菜也是好的。毕竟能吃到满汉全席的人寥寥无几,毕竟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。而且,有人做过研究,幸福这东西,与拥有多少并不成正比,甚至在超过了一定限度后,拥有越多幸福感反而越少。吃满汉全席的老佛爷慈禧,未必比吃窝头咸菜的普通群众胃口好。《圣经》里早就说过了:“怀着爱心吃蔬菜,会比怀着怨恨吃牛肉香得多。”

怕的是,你吃着蔬菜,想着牛肉,总是愤愤不平。那就彻底完了。